

目录

中心的异象与独一的职事



第一章 需要看见中心的异象

第二章 中心异象的应用

第三章 照着中心的异像生活并工作

第四章 在主的工作中蒙保守在一道流里

第五章 在身体里得供应，蒙保守

第一章 需要看见中心的异象

[回目錄](#) [下一篇](#)



主在我们中间的祝福

我们不能否认，从主的恢复在中国开始于倪弟兄，直到现在，六十几年来，我们在这恢复里，实在看见主的祝福。尤其在中国，可以说，基督教里没有任何一个会，任何一个派，任何个工作，像我们那样蒙主的祝福。在中国的祝福首先在对真理的认识上，六十年前，在中国的基督教各公会，完全是在传统里，实实在在就是那个畸形、堕落、组织的基督教，但因着主在我们中间所释放的真理，中国基督徒对于真理的认识，就有了一些进步。例如，从前基督教里都称彼此为教友，从来没有听见称彼此作弟兄姐妹。我们刚开始这样称呼时，他们还有一点轻视、反对，但如今在远东任何基督教的派别中间，也都称彼此弟兄姐妹，反而不太用教友这个字眼了。

更重要的，是倪弟兄开始讲得救的证实。我们起头讲的时候，到处受人反对，牧师、传道们认为我们太骄傲，因为我们这些青年人，既没有读神事，也没有作过牧师，竟敢大胆告诉人，我们一信主就得救了，有得救的证实。纵然西教士中有像戴德生弟兄这样明白真理的人，但就着当时大体的信徒而言，对于得救的证实多半不清楚。然而，现今在远东各公会里，得救的证实是清清楚楚、确确定定了。虽然他们反对我们，但是这一个真理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到了一九四八年，公会里的人也承认，全中国基督教都是在地方召会这小群的影响之下。这证明主实在大大祝福我们。

在台湾的祝福

而后因着大陆局面变了，我们赤手空拳到了台湾，没有组织，也没有经济支持。我一个人带着一家十口，还有两个不能辞退的佣人，一个是曾经服事先母的老寡妇，总共十二个人，逃到了台湾，身上不过三百多美金。后来台湾的工作开了，我们实在看见主的祝福。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仅仅五年，我们由不到五百人增加到两万多，将近三万人。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一同全时间事奉。这分职事的工作，月月担负八十几名同工弟兄姐妹的供给，遑同他们的眷属，共一百七十几位。其实召会应当供给他们，弟兄姐妹应该受引导供给他们，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担心他们有所缺，所以我在主面前愿意拚，顾到他们的需用。即使我在万分的艰难中，同工们的供给也没有缺。

在美国的祝福

一九六二年，我接受负担来到美国开工。只有主知道，我实在到永世都能作这个见证，我是两手空空到美国来。有美国弟兄说，李弟兄不带职业全时间服事，绝对没问题，因为他在各地有很多基督徒朋友，一定会照顾他。我在主面前必须敞开说话，大体而论，几年来，远东几乎一分钱也没有给我。虽然这样，主从没有叫我有何缺乏。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洛杉矶召会已经成立，有四位美国弟兄全时间事奉。弟兄们都知道，召会的财务我一向不过问。当时召会需要供给这四位弟兄和他们的家，服事财务的弟兄就把洛杉矶召会的奉献，主要用于照顾他们四个家。而我出门尽职时，去访问的地方不一定有供给。但主还是带我过去了，也实在祝福了。我是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在美国读过书，却蒙主使用，在美国人中间开展了祂的工作。

因祝福而引起攻击

因为有这样的开展祝福，也因为我们站在真理这边，丝毫不让，所以就引起了攻击。许多攻击我们的人，曾经几乎就要进到我们中间。他们想美国的基督教太老旧了，青年一代都想离开，他们认为主的恢复可能是一条路。他们要进来，不是因为看见真理亮光，看见主的恢复；讲白了，他们乃是想要在我们中间谋求地位和出路。但是这在我们中间行不通，因为我们不在意身分地位，我们中间也没有个人的前途。他们大失所望，于是反过来想要打倒这分职事，打倒地方召会。另外，最近我们对『弯曲心思者』

（TheMindBenders）一书毁谤的指控进行诉讼，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对方不仅需要登报道歉，也需要将书撤回，永不再出版。弟兄们该知道，我几十年来一举一动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诉讼按一般人看是很不好的事，但我非这样作不可。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为甚么要这样作；这本书把我们破坏到一个地步，在美国我们中间很多青年弟兄姐妹，家庭都不平安。因着这本书，人以为我们跟邪教一样道德败坏，还有许多新得救的弟兄姐妹因此受了破坏，所以我们非采取行动不可。有弟兄问我：『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不是不允许信徒间的诉讼么？（六 1-11.）你怎么可以这样作呢？』我回答说，『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不准信徒间诉讼的保罗，他自己需要看见主中心的异象到了一个地步，也要上诉于该撒；（徒二五 11;）这怎么解释？』问我的弟兄答不出来，我就进一步说，『那本书还没有出版时，我们听到消息，就先打电话给对方，请他们考虑。他们不理睬。一次不理，两次不理，三次还不理，直到那本书出版了，我们再打电话，还是不理。』

我们中间的信徒最少写了二百多封信给他们，他们一封都不答复。过了两年，书的第二版出来了，又加上关于邪教的一章。那一章写得更直接，说所谓的地方召会就和邪教一样。当这本书出版，我们就不能再容忍了。我们要上诉于该撒。今天我们的该撒不是总统，而是美国法律，由法律来判断。幸亏保罗上诉于该撒，他得以上罗马去，两年后得着了释放。若是保罗当时不采取行动，早就被杀了。』问我的弟兄听了，就闭口无言。之所以会有这些反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主的祝福。同时因为我们讲真理，为真理站住，占了上风，就触犯了他们。他们抵挡不住，就想破坏我们。并且因为我们站住召会地方的立场，所有公会都不喜欢我们。他们错误的定罪说，我们说自己是召会，其他人都不是召会。虽然如此，主却祝福我们所传讲的真理。

虽然这些年来，我们看见了主的祝福，主的工作得着开展，甚至我们的诉讼也赢得胜利，但我近来却常觉背负重担，既受压又忧闷。我们真实的需要，也是我们多年来所着重的点，乃是主中心的异象，主自己的见证，也就是主真实的恢复。主所给我们看见这中心的异象，从倪弟兄开始，到今天可以说是看得更清楚了。我不敢说看得更深、更高或更多，但就我自己而论，我是比从前清楚太多了。但不要说倪弟兄当时，这个见证没有作出来，叫他欢喜快乐，就是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充分作出来。

倪弟兄的负担 - 主中心的见证

倪弟兄在他的出版里一再表明，他的负担不是解经，也不是传福音或其他的事；有许多基督徒传扬福音，讲解真理，教导圣经，我们为此感谢主，但那不是倪弟兄的负担；他的负担乃是为主耶稣作一个见证，就是今天中心的见证，（倪折声一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第二十五室，）关乎主的死、主的复活、主怎样作生命、主如何是神的见证，这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启一2。）然而，倪弟兄还是必须作许多不是出于他中心负担的事。他讲『工作的再思』、『初信造就』、『教会的事务』、以及鼓岭训练的许多内容，都不是他真正的负担。不过他看得很清楚，这些事虽然不是他的负担，但不得不作。这中心的异象就像人里头的灵与魂。灵与魂是内在的，还需要外在的身体；没有身体，灵与魂如何能存在？若是没有召会的实行，像宾路易师母、史百克弟兄那么超然的属灵，末了都是归于无有。

主的心意确实是要得着召会；（太十六18；）一地一会，作扎实具体的金灯台。（启-11-12。）但是两个世纪以来，所谓内里生命的属灵人都不在乎这个，他们说合一是属灵的，我们在基督里也都是属灵的，不需要外面的事物。倪弟兄不同意，他非常强调一地一会、地方召会。我们都知道这事，也承认是必需的，但结果我们这些接受倪弟兄帮助的人，真看见召会是耶稣的见证么？我们都读过倪弟兄的书，但今天有谁看见耶稣见证的异象呢？结果众人都是讲倪弟兄外面的实行：召会立场、如何作长老、召会事务；或是再讲一点好听的道，就如『马利亚』、『和彼得』、『一件美事』等短篇信息，（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八至十九册，）却没有帮助人看见中心的异象。

但对我来说，直至今日，我无法忘记这个异象。我到台湾后，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话语职事』里，就刊登了一系列『基督与十字架』的信息，表明我们中心的负担。一路走来，尤其到美国这二十二年，我每篇信息讲的都不离我们中心的异象。但原谅我说，弟兄们在那里呢？有的欣赏灵恩，有的羡慕神医，有的去说了方言。但我们要问，今天主在全本圣经里，到底要给我们看见甚么异象？主要要神医么？主要要说方言么？不错，主使用过这些东西，但祂是为着一个目的。倪弟兄初期就说可以有神医，但他不作，怕作了，神迹就把人拖走了，把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在新约初期，使徒行传的时候，方言相当盛行。等到保罗写书信时，他却清楚的贬低方言。（林前十四1~25。）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里有没有方言？没有。等到老约翰写书信时，他的福音、书信、启示录里，也都没有题到说方言的事。但他着重的说到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金灯台。这给我们看见，主今天要的是甚么。

主实在怜悯我们，从倪弟兄开始，他就在我们中间释放关于圣经中心异象的信息。这些年我在海外，多少篇的信息，多少本生命读经，都是强调这件事。我从去年就开始对弟兄们说，我里面觉得很忧闷。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年来主实在祝福我们，但看看召会是否真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到这里看看，不多，到那里看看，也不多。弟兄们喜欢找我交通，我也愿意和弟兄们谈话，但若不是讲到这中心的异象，我就觉得没有味道，也没有甚么意思。光是谈你有没有错，他有没有发脾气，谁该谁不该，有甚么意思？到底我们中间有没有主的恢复呢？有人告诉我某个基督徒团体得了一、二十万人。请问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注重数字，还是注重那个真正的见证？在保罗的时代，我不相信主借着祂兴起了多大的召会。例如，罗马召会是在亚居拉的家中聚会，（罗十六3~5，）人数不可能太庞大。新约没有一处讲到保罗所设立的召会有一个大的。主所在意的，乃是要得着祂心里所想要的见证。今天我们必须说，罗马天主教没有主所要的，基督教各公会没有主所要的，弟兄会也没有主所要的。主所要的不只是人数，不只是真理，不只是传福音。主如果只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也不必要有主恢复的见证，只要跟其他团体去，加入他们就可以了。

我们的异象

到底我们的异像是甚么？我们看见的异象贯穿全本圣经，旧约是讲这个，新约更是讲这个。内容到底是甚么？就是三而一的神一父、子、灵，进到时间里，成了一个人，祂实实在在活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为我们钉死赎罪，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了结了旧造，并且祂从死里复活，改变形状，从肉身化作灵，因此圣经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这赐生命的灵就是神自己。神在旧约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福音中的那个福，就是这灵。（加三 14。）神所要的，就是这个灵。所以到了保罗的书信，讲来讲去，就是启示这个灵。今天这灵在那里？我们很清楚，就在我们的灵里。这个灵来了，我们得重生；（约三 5~6；）这个灵在我们里头运行、扩展，我们得变化；（罗八 6 下，十二 2；）今天祂和我们的灵成为一灵，（林前六 17，）我们就要照着调和的灵而行。（罗八 4。）保罗书信里说到照着灵而行，翻译圣经的人很难断定，这个灵是指神的圣灵，还是指人重生的灵。许多人不肯用『调和』这字眼，但也承认这灵就是神的灵和人的灵合在一起。达秘（J. N. Darby）在他的新译本中，也指出罗马八章四节里的灵，既指信徒的特征，也指神灵的同在。这就是我们的异象：基督就是神，祂经过了割造的过程，成肉身，经人生，钉死，复活，升天；然后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就住在我们里头，作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就必须要凭这灵活着，而活基督。（腓一 21 上。）

不是学功课，乃是活基督

活基督，不是等到有难处才想要活基督，也不是等到要祷告了才活基督，要讲道了才活基督，要去聚会了才活基督，要去敬拜神了才活基督。如果这样，就是说你在其他时间不必活基督了。这是宗教。我们肉身的生命不是平时不用脚，等掉到泥里去时才用脚。若是你平常都不走路，一点也不懂如何运用你的脚，等你掉到泥里时，你想用脚也不会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有人说，我有了难处，要学十字架的功课。你有难处才学功课，不难的时候，一点也不学功课，那就证明你平常根本也没有活在灵中。众人这种错误印象太深了，一定要改正。

主作我们的生命，就好比肉身的生命之于我们一样，是天天、时时，没有间断的。我们肉身的生命，不是只为着受苦的时候；我们这肉身的生命，是让我们活的。不是说肉身生命不会有难处，不是说我们的脚不会绊跌，不会落到泥里面。当然，我们常有难处，常会绊跌，要努力胜过，但我们的力量，是平日累积起来的。我们的生命不是为着应付难处，而是为着生活。主给我们的这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叫我们凭这生命活着。

基督教，包括内里生命派，甚至我们中间，从前都教导人要在难处中学功课，要操练修行。但正常的教导不是这样。主的生命是叫我们过一个天天、正常的生活。你今天生活正常，人就健壮了。比方我因着正常、平常的生活，我的脚走路完全没有问题，越走越舒服。到有事的时候，我的脚不光是习惯走路，也的确有能力克服环境。这不是学功课的问题，这个生命是为着生活。从前我们也教导，要学习背十字架、破碎。今天我并不是反对这个道，或反对甚么人，但我要问，在我们中间，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破碎的人？那些天天在事破碎的人，有没有破碎？倪弟兄是讲了破碎的道，人却领会错了。他讲人的破碎，是要灵能出来。主要我们否认己；（太十六 24，可八 34，路九 23；）否认己是甚么意思？就是保罗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加二 20。）

活着就是生活。不是保罗活着，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不是学功课，不是作事情，也不是学破碎。从前我是天然的人，我和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主耶稣在我里面作我的生命，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在于灵，不是道理。这就像从前我是点煤油灯，现在换了电灯，就用不着那个煤油灯了。这不是破碎的问题，不是学功课的问题，而在于『开电灯』：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话说回来，若是基督真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天然的人不想要破碎，也破碎了，功课不愿意学，也学了。我们从前都受关于破碎的教导影响，但我从自己的经历得知，我学否认己，背十字架，这都不灵。就算你破碎成功了，到末了若是灵没有出来，还不是等于零？全本圣经末了说，『那灵和新妇说，来！』（启二二 17。）新妇和那灵完全成为一，意思是说召会最终的表显，完全是凭基督的灵活着。新妇就是召会，『新』代表完完全全的脱旧更新了。旧亚当、旧夏娃全没有了，到永世里完全变作一个新妇。新妇和那灵就是一个；主的灵就是召会的生活。虽然那一天还没有到，我们今天就应该过这个生活。

我们若要学功课，应该学这个功课，时时不凭自己生活，不凭自己作事。我所以不凭自己，是因为我知道我里头有另一个生命，我时时凭另一个生命活着，这就对了。若是我们时时都凭主的生命、凭这灵活着，还有甚么问题呢？我们还需要讲甚么其他的道？合一的道、立场的道、不分裂的道，都不用了！你真凭灵活着，还分裂么？你真凭灵活着，还有宗派么？你真凭灵活着，夫妇还会吵闹么？一切的难处、一切的问题，都是出自我天然的生命，都是因为我们不凭这灵活着。我们太受宗教背景、道德传统的影响，以致把灵忽略了，等到出了事，我们才想解决事情。夫妇俩争吵了，我们给他们评评理，劝他们和好；召会分裂了，我们就讲合一、讲立场，其实越讲越分。若是真正活着的不再是我，还有分么？就没有分了。

召会中一切的难处，都在于我们的中心异象不彀。有时召会出了一点小事，就传出流言。若我们真是随从灵，活基督，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会任意说话。我们若活在主里面，弟兄们所讲的道，有没有讲到中心点？他们说到改了，我只能摇头。这并不是我们所作的，我们不教肤浅的道。我们不说倪弟兄从来没有犯过错。

聚会用的材料需要改变。我也赞同聚会要顾到新来的人，但不是要改变我们所传之事的素质。保罗从没有改，他的十四封书信里说到许多不同的事-但那个中心异象的说法是一贯的，并没有改变。他无论是传福音，或是给基督徒进深的造就，都不离中心异象。希伯来书的内容是太深了，以弗所书的启示也是太高了，但他的中心异象完全没有改。我们因为对这个中心异象看见不彀透，认识不彀多，经历不彀深，就觉得这个东西太深、太高了，要讲浅一点的道。而我们所谓浅一点的道，并没有抓牢那个中心的异象。这在乎我们怎么讲。把深的讲法改得浅一点，我完全赞同；但内容的素质太深了。

事实上，我相信初次听福音的人都听得懂这些。一个地步，俞弟兄索性将眼睛闭起来，不理不睬。因为他顺从主的引导，至终为此殉道。若是我们真看见了中心异象，在事奉中都这样生活，一切的难处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件事讲了几十年，圣徒的响应却没有多少。虽然各处召会都用生命读经，却没有好好应用这一个中心点；寻求主的带领，人家对不对，错不错，又有甚么关系？从前，当我们中间的俞成华弟兄被抓时，人引诱、强迫他供出倪柝声弟兄的错。他说，『主在我里面没有引导我，我不说。』

第二章 中心异象的应用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按我自己的经历，人生可分为四个二十五年。头一个二十五年是受教育，第二个二十五年是学经验，第三个二十五年正式发展事业，末了一个二十五年，才真正有所出产，能供应社会，叫人群得福。这是我的观念。但主是否再给我二十五年，只有祂知道。我常常为倪弟兄惋惜，他是刚过了五十岁，经验充足，正值他该开发工作的时候，却被关监了，把他的功用废了。他在监牢里关了二十年，几乎甚么东西都没办法供应出来。结果他一生所事、所经历的，没有摆出来就离世了，相当可惜。而他职事中心的信息，许多都没有留下。

我希望主不要叫我把所学、所认识的都带走，无法留下来。我二十五年受教育，二十五年在召会生活中有不少经历。我到台湾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五十岁。这二十五年来，我在海外实实在在有发展；这并不是我夸口，而是历史。如果说开展聚会好比发展事业开工厂，我在烟台、青岛、上海都开过工厂，等到台湾的时候经验已经很多了。我到美国来时，已经超过经验时期。第三个二十五年期间，我开了美国工厂。现在我觉得不该再去开工厂，照顾聚会了。我宁愿把我所事的、所认识的、主所给我的，都留下来供给弟兄们。这在乎主给不给我这个机会。

应用中心的异像

我还是有负担，要再说到中心的异象。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没有看见这中心的异象；虽然说我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看见了中心的异象，但是逵我在内，应用中心的异象还是不彀。我们只知道一些道理。已过这二百年来，出了几个大解经家，对圣经字句道理的认识真是权威，如彭伯(G. H. Pember)、郭维德(Robert Govett)、潘汤(D. M. Panton)等，但他们并不认识中心的异象。彭伯所着『地的最早时期』，以科事、历史的角度讲解创世记，写得真好，但和基督一点也没有关联。然而我们很清楚，圣经不是这样启示的，也不是为此启示出来的。郭维德比彭伯进步一点，倪弟兄和我早年都跟随他对启示录的解释，觉得他对启示录的解释是最好的，但他并没有把启示录联到基督。他没有看见约翰当初写启示录时，完完全全是要启示基督怎样作神奥秘行政的中心。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把基督启示得那么高、那么伟大。潘汤对于国度的真理有精辟的解明，但就着基督的启示而言，仍是阙如。

以我自己来说，早年所写的『圣经要道』，参考了各家著作，内容实在好，也非常符合圣经的真理，但就着联到基督而言，是短缺的。这些真理的讲论都是对的，但是从基督的启示来看，也不过是外皮，并不是核仁。今天我若再写一次，道不会改，真理也不改，但陈明的方式要改，在这些内容里要把基督摆出来。再进一步举例，浸信会强调浸洗，长老会实行滴洗。基督徒争论到一个地步，热水还是冷水，咸水还是淡水，河里的水、海里的水、还是池子里的水，甚至有人说要到约但河里受浸。这一切是争论甚么？争论圣经的道理。但圣经讲的真理乃是基督，受浸乃是浸入基督。（罗六3，加三27）不是用甚么水施浸的问题，是有没有把人浸到基督里，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太二八19）的问题。基督徒讲来讲去，就是没有讲到这个点上。

当我们传讲受浸的意义时，我们会告诉人：浸到水里，就是埋葬，就是死；从水里上来，就是复活。我们却没有告诉他们，我们之所以能死、能复活，是因为我们浸到基督里了。罗马六章三节这样说，『岂不知我们这浸入基督耶稣的人，是浸入祂的死么？』你若没有浸入基督，怎么能浸入祂的死呢？我们忘了本，一直劝人说要了结，而受浸就是埋葬，结果人了结半天，却没有实际的经历死。这是因为死实际上是在包罗万有的灵里。所以马太说，要浸入父里、子里，最终是灵里。你在这灵里，就死了。死的功效是在那灵里。我们若没有把这点讲出来，就是空的。我盼望当你们再讲受浸的意义时，一定要讲出中心来。为甚么我们要受浸？因为神是把我们摆在基督里。（林前一30。）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创造主*就是永远的神，祂也成了救赎主，作了完全的人。这一位神而人者，既永远又完全，到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流血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得救了，今天愿意受浸。

不仅如此，祂不光解决了我们的罪，还了结了整个旧造。祂又从死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十五45下。）我们一信祂，呼求祂的名，这一位赐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不在于人的感觉，乃是圣经的应许。进到你里面的这一位，是创造主，永远的神，也是救赎主，完全的人，祂一进到你里面，祂的死就是你的死，祂的活就是你的活，所以我们才来给你施浸。这不是个仪式，乃是一个见证，见证你在基督里了。因着你在基督里，你就在那个活的灵里了。所以祂死了、埋葬了，你也死了、埋葬了；祂活了，你也活了。这会叫人从头一天受浸时，就种下很深的印象和感觉，有一个活的灵在他里面。那就是基督。祂是死而复活的主，所以你也死而复活了。

这就是我们的经历。这个不同太大了。又如讲称义，就必须着重的指出，称义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从前我不懂林前六章十一节，那里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照我的看法，后半应该说，你们在宝血里，都已经洗净了。但奇妙的是，没有宝血。有的乃是『名』和『灵』。我不懂，名怎么能洗我们？灵怎么能洗我们？我知道灵是在我们里面圣别我们，但是怎么能说我得救以前那些污秽、淫乱的罪，都是在这灵里洗净？现在我们懂了。保罗认识这中心的启示。我们从前一切的罪恶所以能完全去掉，不仅是蒙神赦免、洗净，乃是因为基督这一位救主今天是赐生命的灵。主耶稣基督的名就代表祂的人位。你在祂里面，和祂合而为一了。在神的灵里，你已过的一切也完全得着洗净。这太深刻了。我们受浸的时候应该讲这个，却都没有讲，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基督作生命、主观经历基督的信息，不仅要等人受浸，还要经过初信造就以后，再讲给他们听。

联于基督，带到那灵里

我们看保罗，他无论写甚么，都是牢牢的联于基督。就是设立人作长老、作执事，这些关乎召会的事务，他都是根据基督、联着基督来写。而我们却常是讲了许多，都没有联到基督。我们今后无论讲甚么，都得联着基督讲，并且要把人带到那灵里。说不到那灵里，甚么都是零。我盼望这对众人有帮助，帮助我们以后应用这个中心。中心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核心，核仁。当然，我们也不要像史百克(T. Austin-Sparks)那样，一点外面的东西都不管，只管那一点点核仁。我仰望主的怜悯，用华语聚会作我的实验室，把最高层灵的道，用最浅显实际的方法讲出来。我们的话不必那么奥秘，只要用浅显的文字，像约翰记载主的话说，『我是世界的先，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约八12。)我想作的实验，不只是用浅显的文字，也是用日常生活中实际的例子，来讲这个中心的奥秘。我希望弟兄们也努力作这个，努力供应这个，把人实际的带到那灵里，使人在这灵里过生活。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生命长大，才有真正的配搭'真正的召会生活，也才有真正的召会建造。

第三章 照着中心的异像生活并工作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觉得负担还是没有卸去；我无法离开这个中心异象。这件事在圣经里太中心、太重大了。基督教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中心异象。我从小在公会作礼拜，他们告诉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作我们的救主，并且死而复活，如此而已。有的人则是从圣经摘出一句，借题发挥，内容讲的却是为人之道。还有一些中国牧师传道，把孔孟思想带进来讲，完全偏离圣经的中心。我曾受教於弟兄会。他们认识基督是神、是救主，今天在宝座上作王、作主，将来祂要审判世界，作王掌管千年国；他们有许多圣经知识，我却从没有听他们说过，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位圣经教师，他实在熟悉圣经，讲起受浸的意义，一篇又一篇讲，不知讲了多少篇。我记得有一段时期，他讲罗马一章，光『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一句话，（2，）恐怕就讲了半年以上，每个主日上午都讲。他真有圣经知识，把旧约经节统统引了出来。但我回想其中的内容，里头没有灵，也没有基督。但不要说基督教的各公会团体，就连在我们中间，若我们认真探究，不仅日常生活，就是聚会，无论祷告、赞美，或分享、见证，甚至传讲信息，中心异象的成分都不多。我们必须低头承认，连我们在聚会中祷告的辞句都可能是老套、宗教，不一定是出于灵，不一定是基督。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祷告，所以一开口，都是一些老套陈腔。我们实在应该舍弃那些老套，灵里感觉甚么就祷告出来。今天我们中间所传讲的信息，圣经的道理、知识很多，讲的也都是好东西，可是里头的灵和基督却可能不彀，这是我最担心的。

圣经的重点—基督、那灵、生命、召会

当我写圣经恢复本的注解时，我里头深沉的负担，就是要抓准中心，照着生命的路线，把基督点出来，把那灵点出来，把生命点出来，把召会点出来。我非常注意这四个重点：基督、那灵、生命、召会，不是像一般解经人那样。我并不要向你们太过推荐自己的著作。但我听了多年的道，等到开始写这些注解时，我作基督徒也已经四十五年，有相当的经验了。借着倪弟兄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将基督教各派对真理的认识都带了进来。奥秘派的人确实认识内里生命，也有些经历，但包罗万有的基督在他们的著作中却读不出多少。这是因为他们的亮光不彀。包罗万有的基督和那灵是无法分开的，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里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十五 45 下。）

接着又在哥林多后书里说，『那灵却叫人活，』也就是那灵赐人生命。（三6。）达秘（J. N. Darby）对圣经原文的意义非常认识，就在他的译本中，哥林后三章七至十六节加上了括弧。这就是说十七节接续六节：六节末了说，那灵赐人生命，十七节接着说，主就是那灵。十七节的句子前面，希腊原文有一个连接词，看起来不起眼，却不好翻译。你必须明了前后文，才能断定它的意思。平常有的翻作『然而』、『但是』，但这里不能这样翻，该翻成『而且』。这个『而且』还有不仅如此的意思，也就是『还有』、『此外』。所以六节说，『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七至十六节括弧的话是解释这件事。而十七节紧接着就说，『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然后十八节接着说，『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

一切帕子都没有了，我们完全自由、解放了。我们好像一面镜子观看主。镜子观看主，当然就让主照进来，也把主映照出去了，『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这里主灵是一个复合的名称。保罗先说，那灵赐人生命，再说，而且主就是那灵，接着又进一步给我们看见主的灵的功用：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就解放了。末了，他就总起来说，我们变成主的形象是从主灵变化成的。主与那灵就是一。这三节圣经，就道破了新约的中心奥秘，给我们透透彻彻的看见中心的异象。

我不是骄傲，但我一点也不怕基督教在神事上的攻击。我不但知道这些攻击必定全数失败，我还等候机会把中心的异象说出来。我写恢复本的注解，是一句一句把圣经解开，强调其中的基督、那灵、生命、召会。达秘虽是一句一句解开圣经，但他并没有强调这些重点。我也读过好些参考书，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们，直到今天，也没有一本圣经注解把基督、那灵、生命、召会专一的指明出来，内容像恢复本这么透彻、这么丰富。恢复本注解中也免不了解答一些圣经疑难，但这些多半三言两语就敷衍了，不需加以发挥。然而，每当陈明基督、那灵、生命、召会时，我就不惜篇幅的加以强调。我不是高抬自己的著作，更不是推销自己的出品。但恢复本的确是完全承继二千年来召会中所有教师对圣经之认识的精粹，再加上我自己更深入的认识和经历。我不像某些弟兄宣称目己看见的比倪柝声弟兄更多，但我也不能否认，我接续倪弟兄尽职，数十年来，无论按着那一方面来说，我对圣经的认识与经历的确是有所增进。

就如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的『赐生命的灵』，就是更进步的发表，是倪弟兄当时没有点出来的。我接受负担，将这些真理写出来。恢复本的注解实在与众不同。这不只是解经，完全就是把新约中关乎这四点一基督、那灵、生命、召会一的内容点出来。等到恢复本重订、修正，完全作完，正式出版之后，我们不仅要登广告，而且所有的神事院和图书馆，我们都要尽可能赠送一两本。这不是为着宣传我自己，乃是为了宣扬真理。

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都要为这事祷告。我在恢复本注解中所写的，落笔稳重，绝不马虎。我虽然没有事过希腊文，但对于重要的关键字，都要找到强的根据，参考各种翻译才会定稿。美国有些反对声浪，但因着恢复本的写作都是根据权威，因此这些反对都没有下文。我希望主再给我一些年日，把这些真理写出来，这会是基督教神事真理的大改革，就像基督教神事因着弟兄会而有很多改变。司可福(C. I. Scofield)博士将弟兄会的教训编入他的串珠圣经，弟兄会的教训就开始盛行；今天全世界最高的神事，都采用弟兄会的教训。无论是慕迪圣经事院或达拉斯神事院，都是根据弟兄会的神事。我相信，主若怜悯我们，再给我们年日，因着我们所下的功夫，在真理上会有长足的进步。

关于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有人反对我们对歌罗西一章十五节的翻译，说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们说基督是造物主，不是受造之物。我们当然承认基督是神，是创造者；但基督也是人，有分于受造的血肉之体，（来二 14 上|）所以也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不承认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就等于约壹四章所说，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2。）那才是异端。在召会历史上，为了解决真理的争议，就召开大会断定真理，而有了信经。但是任何信经都不完全。当倪弟兄被兴起来时，他说我们只信全本圣经，不受限于任何的信经和教条。我们的信经是从创世记头一个字到启示录末了一个字。

到了约翰写书信和福音书的时候，已经是主后第一世纪末了，大约是主后九十年。照着历史的记载，当时几个大异端侵入了召会。例如智慧派（Gnostics）把犹太人的神事和希腊的哲事、神话混在一起，当时基督身位的讨论多受他们的影响。召会历史上有好几派的说法。有一派说基督是神不是人，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另一派说，基督有人性，没有神性。另外有亚流派（Arians），他们认为基督的神性不完备，乃是道与人身相合，而成为基督，不可与神相比，不过超群出众，乃世上所有的特出人物，至尊至高，因道不是自有的神，乃是受造者的元首。亚流说：基督乃是神所造的，不过在万世以前被造在万物之先而已，所以基督也有不存在的时候。又说：基督因无罪而死，继得复活，升天，而变为神。

主后三二五年在奈西亚所召集之第一次总会，定此派之说法为异端而拒绝之。因此，约翰才在福音书里，说这话太初与神同在，（约一1~2，）和神一样从太初，就是已过的永远里就有。所以，说关于神圣的三一，基督在时间里被造是错的；祂从太初就有。但是，一章一23节又说，话成了肉体。不错，基督是话，是非受造、自有永有的。但是在时间里，祂在两千年前，从童女马利亚而生，成了肉体。祂有分于血肉之体，（来二14，）有血能为我们赎罪，有肉与我们相同。祂既有分于受造的血肉之体，祂就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若有人说基督不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就是说基督没有成为肉体。这是极大的异端。保罗说，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有人问说，主耶稣没有成为肉体以前，早就有形形色色的万物了，怎么能说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呢？我们要谨慎，不要照着我们的眼光来领会，因为圣经是照着神的眼光写成的。

例如在我们看，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发生在两千年前，但启示录十三章八节明明说羔羊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又如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都是用过去式的动词。在神看来，新耶路撒冷已经完成了。按照时间来说，主耶稣成肉体的确是发生在两千年前，但神看祂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关于神圣的三一也是如此。许多人相信三位一体，却不知不觉落入了三神论的异端，实际上认为有三位神。事实上，我们说一位神有三个身位，甚至我们用『身位』一辞来描述三一时，也必须谨慎。多玛格力菲（Griffith Thomas）是顶尖的罗马书解经作者，他曾写到，要解释神圣三一的奥秘，我们人类的语言是不敷用的。他在他的『神事原理』（The Principles of Theology）□书中说，『「身位」这辞有时也受到反对。如同所有人类的语言，这辞很容易被责难为不恰当，甚至有确实的错误。当然不能把这辞引伸得太过，否则会导致三神论。...虽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措辞，诸如实质（substance）及身位（Person），我们不要以为那等于我们所理解属人的实质和身位。...神圣三一的真理以及对三一的经历，并不在于神事的用辞。』

神圣三一远超我们所能领会。我们只需要接受圣言中所启示的真理。还有人指控我们教导形态论。他们看到倪弟兄的诗歌：『曾有一次你就是父，现今的你就是圣灵，祂是你的另一态度，祂是你的第二情形，』（诗歌三六八首第五节，）就说这就是形态论。他们也抓住我的比方，讲西瓜、西瓜片、和西瓜汁，好比『西瓜的三一』，说这也是形态论。表面看似是这样，但深究其中的内容，我们知道形态论最主要的提倡者是撒伯流（Sabellius）。所以在正统的召会历史中，撒伯流的事说（Sabellianism）就是形态论。他说，在旧约里，神是父，等到新约福音书里，子来了，父就不存在了。

换句话说，到福音书父就变成子。在这时期里只有子存在，父就不存在了。到了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灵来了，子就不存在了，子变成灵了。在这时期里，只有灵存在，父和子都不存在了。所以神有三个形态：父的形态，子的形态，和灵的形态。这三个形态不是同时，而是相继的来。第二个来了，第一个就过去了；第三个来了，第二个又过去了。这是极大的异端。在正统的神事里，神圣三一是一同时共存，互相内在。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父与子是同时共存。（约一〕。）既是这样，怎么能说，子来了，父就不存在了？子在地上的时候，祂也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十六 32。）并且当圣灵来的时候，祂乃是子从父差来的保惠师。（十五 26。）这里的『从』父差来，原文意『从...同...』。实际的灵为子从父所差，不仅从父而来，且同父而来，与父同在。因此，我们所说的，绝不是撒伯流的形态论。神格的三一，不是为着人在道理上领会系统的神事，乃是为着神在祂的三一里，把自己分赐到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整本以弗所书的神圣启示，都是由神圣的经纶，就是三一神分赐到基督身体的肢体里所组成的。

我们需要凭神圣的生命活着

三一神经过过程，如今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灵中，使我们在人天然的生命之外，得着了神圣的生命，这就是重生。人为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命，天然的生命，需要享受神的造物。而为了第二个生命，人需要享受神自己。彼得前书说，神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为我们存留在诸天之上的基业。（一 3~4。）与这永远的基业有关的一切项目，都与我们重生所得，且在基督徒一生中不断经历并享受之神圣的生命有关。也就是说，从我们得救那天起，就该经历并享受这神圣的生命。

可惜我们虽蒙了重生，却不活这神圣的生命，仍旧活第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受宗教、道德、伦常教导的影响，觉得得救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还是凭第一个生命活着。新约告诉我们，这第一个生命要完全被否认。我们的己要被否认，肉体要被对付，不要再凭此活着。我们要凭第二个生命活着。这生命就是基督，就是那灵，就是三而一的神。祂在我们里面作生命，我们凭这生命活着。但是说到凭这生命活着，我们又落到宗教里面。我们有难处的时候，需要凭靠祂活着，那么没有难处的时候，就不必靠了。

我们每周作礼拜，每到礼拜天，穿得整整齐齐，行得规规矩矩，又祷告、又唱诗；可是平日却嘻笑打闹，粗野得很。好像一对夫妇，平日争吵不休，吵完之后，礼拜天又去作礼拜；那完完全全是宗教，不是生活。现在主给我们看见了中心的异象，就是要过这第二个生命的生活。而第二个生命的生活，是要让基督在一切事上居首位。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基督如今乃是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活基督，就要照着灵而活了，与主成为一灵。（罗八4~5，林前六17c）我觉得我们中间不暇注重这个中心异象。

我们每天一再讲这件事也不嫌多，但我们常常讲来讲去，又讲了一些皮毛的东西。我们的属灵教育、办训练、事功课，有多少不过只是老套？我们祷告说，求主带我们到宝座前，到天上，把天向我们开启，但这些可能都不过是我们中间的陈腔说法。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乃是实实在在的在灵中。不管我们今天在地上、在天上、还是在宝座前，求主叫我们真实的在灵里。这是最难的。我们过着半旧造生活，半宗教生活，加上一点伦常生活，还以为这就是基督徒应有的生活，事实上一点也不是。

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生活实实在在就是保罗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二20。）这不是道理，不是一半钉了，一半不钉，是我的全人都钉了十字架。我从前的第一个人了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有难处才靠祂，不是重担压身我才祷告祂，不是有事情折磨我，我才凭祂活着。统统不是。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腓一20。）我们可能以为，这是指有患难的时候说的。不要忘记那个『总』字。保罗是叫基督照常显大。『总』字表明不只在一个人时候，是在一切时候，无论境况如何，我总叫祂显大。所以下一节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甚么是活着？活着不是每天半小时，是每小时、每分钟、每秒钟，那才叫活着。我这样指出来，是要点给大家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基督？我们光听一些道，被迫在环境中操练一些宗教教导的十字架功课、破碎的功课。我们把事功课挂在嘴边，把这些功课当成宝贝；我们一直操练破碎，一直操练受圣灵管治，但这些恐怕都是宗教。属灵的生命就像物质的生命，是要过一种生活，而不是我们以为的操练。好比小孩一生下来就呼吸，再就是喝水，再就是吃饭。你也可以说要操练吃，但吃乃是日常的生活。一个人不是不呼吸、不喝水、不吃饭，等到遇见一种环境的时候，才事功课，事呼吸、事喝水、事吃饭。然而，今天多数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内，都缺少正确的、正常的属灵生活。我也不能怪你们，因为我是教导的人，我也责备自己。但主怜悯我，这些年给我看见主所要的并不是那样的事功课。

我一九七五年到台北时，就曾对一些弟兄们指出，讲那些破碎的操练，都是骗人的道。我知道那些话使人相当不愉快，觉得受委屈。没有人告诉我，我也知道这些情形。今天召会中有些难处显出来，恐怕追根究底，原因就是那个。多年前所受的委屈，今天记了起来，发发牢骚。但是我无法言丁人喜欢，只能传真理。回过头来说，就事实而论，那些几十年来操练破碎的人，今天破碎了没有？若是真正破碎了，今但有的意志薄弱，不能胜过肉体，因而跌倒。其实他跌倒了，你不跌倒，在神看来没有两样。他跌倒是出于自己，你不跌倒也是出于自己。换句话说，他跌倒了是有罪，不错，没有基督。但你不跌倒，也没有基督。从有没有基督的眼光来看，二者一模一样。那么今天神是要得着一个不跌倒的人么？不，神要的乃是基督。

今天我们举办的训练，到底末了叫人得着甚么？我们说，人受了带领，从前不来聚会的，现在都聚会了；从前爱世界的，现在都不爱世界了。那么神要的是不是去聚会？神要的是不是不爱世界？尼姑也舍弃红尘，不爱世界，但神要的是这个么？神要的是去聚会而已么？神到底要甚么？神要基督。到底经过我们栽培、造就、训练的人，他们是否从我们身上看见一个榜样，得到一种供应，真知道在宇宙中，在神面前，没有一件事有价值？他们是否看见，神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我们活在灵中，凭着神圣的生命而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只要这一件事。

作金、银、宝石的工作

盼望我们的生活是凭神圣的生命而活，我们的工作供应这生命。讲道不只是讲道，乃是用话语来供应神圣的生命，叫人里头得着这生命。也叫人因看见我们这样生活，也就过这个生活。这样我们所作的工，就有实实在在的价值。若非如此，我们所作的，都是木、草、禾秸。（林前三 12。）正如保罗所说，他立好了根基，在上面建造的人需要谨慎，他们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还是用木、草、禾秸？

我们知道按表征的意义说，金是指神，银是指基督，宝石是指圣灵，那就是三而一的神，不过不是那原封未动的三一神，而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为金、银、宝石。今天我们就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为金、银、宝石来建造召会。我们若不是用这些材料来建造，即便我们所作的是最好的，也都是木、草、禾秸。今天我们是拿甚么来建造召会？我没有把握。我们看见保罗没有问题，彼得没有问题，约翰没有问题，他们的的确确是用金、银、宝石建造召会。但除了使徒之外，我真不敢说。大家不要受迷惑，不要因为某个地方聚会人数多，就觉得召会得了建造。

在时间里，金、银、宝石不会有大量的；只有到了终极的新耶路撒冷，那城才是大的。在启示录开头，召会还未完成为新耶路撒冷以前，乃是金灯台。灯台不像灯塔那样高大。召会是灯台，不是灯塔。这也暗示说，我们要注重的不是人数多，而是到底是不是灯台。我们的灯台若没有三尺高，有半尺高也可以。只要是纯净的灯台在那里发光，神也会得着相当的满足。你若造个八丈高的灯塔，神反而不满足，因为那不是神所要的。

第四章 在主的工作中蒙保守在一道流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很宝贝和弟兄们交通的机会。我盼望能给你们一个印象，真知道神要甚么，我们要甚么，以及今天我们应该怎样作这工。亲爱的弟兄们，我切切的知道，你们若是看见这几点，在主的恢复里，在主的工作上，你们就不会有任何难处，和任何人也不会有难处。否则，你们作得越多，你们这个人越强，越会出事情。基督教里没有一个强而有能的职事不成为一个宗派，这些职事作到末了都成为难处。

一个工作，一道流

在宇宙中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也只有一个工作。神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也是一个，所以祂工作中的职事也是一个。这不仅合理，更是天经地义的。有时我们传福音，外邦人就问我们：『你们不都是基督教么？你们不是信一位耶稣么？』我们说，『是，』他们就问我们：『那么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会？』我们没有话说，不能回答。我们大家恐怕都碰过这个问题。不要说基督教，就是我们中间，也有人分出去。有些起头与倪弟兄一同聚会的弟兄，因为越传福音越有福音的恩赐，越传越有福音的禾场，就不愿意再和倪弟兄一同走这条恢复的路，就出去了。

我们在台湾还不到十年，便在一九五六年出了事。当时我们邀请史百克弟兄来。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听了史百克弟兄的道，就说自己看见了异象，看见了丰满的基督。他们又说，使徒行传中耶路撒冷召会受当时犹太教的影响，是半旧约、半新约的混杂，乃是到了安提阿召会，才有了另一个新的起头。我们也承认在安提阿有一个新的起头，但我们要留意，那个起头还是在原来出于耶路撒冷的那道流里。当安提阿发生难处时，保罗和巴拿巴代表全召会，甚至代表全外邦的召会，把这件事带到难处的源头耶路撒冷去。（徒十五1~2。）这清楚的证明没有两个不同的起头，只有一道流。持异议的弟兄们，他们的解经是半对半不对。耶路撒冷的召会的确有老旧成分。甚至连彼得那么刚强的人，都受了影响。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二章说，他不能容忍彼得有可定罪之处，就当面抵挡他。（11。）因为彼得把圣灵在行传十章叫他丢弃的东西又拣了回来。（9~16。）但这些弟兄犯了一个

极大的错误。他们说耶路撒冷是老旧的，所以他们全数不要；他们要从安提阿另有一个起头。这等于造反。保罗从来没有那样另起一个头。不是保罗把耶路撒冷推翻了，乃是神看耶路撒冷一直无法去除那个犹太教守律法的旧成分，不能再容让，就让提多太子摧毁了整个耶路撒冷。所以，神在地上从来没有两个工作的起头。只有一个工作的起头，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到了安提阿。我的重点就是，没有两条路，也没有两个起头。甚至倪弟兄在中国所起的头，也是在使徒的那道流里。神的工作在历代都只有一道流，这道流从来没有断过。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不是起头因信称义，他是恢复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从使徒时代就传下来，到了某种情形下埋没了，所以神再兴起路德马丁，把那个原有而埋没的恢复了。因此，不是神在中国有另一个起头；那是恢复，不是另一个起头，正如安提阿也不是另一个起头，乃是一个接续。因为巴拿巴把耶路撒冷的流带到安提阿去，在安提阿那里就接续了那道流。接着，又从安提阿流到小亚细亚，再流到欧洲，流到马其顿。持异议的弟兄们振振有词、明目张胆，以为目已有圣经根据，在那里造反，结果就从主工作的那一道流出去了；这其实是分裂。我们在新约看见，巴拿巴因着亲属天然的关系而与保罗分开（徒十五 39）之后，在圣经记载中就不再题巴拿巴了。离开主工作的流是一件严肃的事。

必须有安息

我们从已过这些弟兄们的失败，应当事到两个功课。第一，当我们看见中心的异象之后，不仅需要与神同工，也需要与神同享安息。弟兄们光是自己作，而没有与神同工同息。你若和神同工同息，就不会产生难处。弟兄们有时不受限制的画夜谈话，有说有笑。出埃及三十一章说到神的百姓务要守神的安息日，（13，）是与神居所建造的圣工有关。首先，比撒列与亚何利亚伯领头建造会幕。（1~11。）之后神就说，要守安息日。

（12~17。）这意思是说，神要我们作圣工，只许可六日作工，第七日不要作。第七日作工，就是你自己出来了。作了六天工之后，我们要安息在神面前。之后我们再开始作工，就不是我们自己起头。建造帐幕不能用我们天然的力量。每造六天，我们就要停下来，在神跟前安静安静。我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信靠。（赛三十 15。）我们人常常开头是作神的工，多作几年就不是了。六日的开头几日是属神的，作到第六日就很危险，因为作出成绩来了。之后再继续作，就不和神一同安息，不再有亮光，不再享受神的同在了。你若是作到第六天，作出成果来了，那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该休息一下，守安息日。和神同享安息，就是在神面前享受神，享受亮光。然后你再开头作，就绝不是作你自己的，而是从神有一个新的开头。然后再作六天，又有了危险，再享受安息。我们可以想想，今天的光景是不是这样？我们事奉主，开头时都没有问题。最危险的就是到了第六日，一个段落结束

必须在身体里了，一个时期完成了，有个成果出来了，那个时候就出难处了。我们都有这个危险。到了一个时期，有了一点成果，我们也有一点能作的，就是这个时候会出事。可是你若能打住，和神过一个安息日，你一定会蒙拯救。你不能一直作。打住的意思就是停下来，到神面前去，和神交通交通，将我们的工作摆在神的光中看，到底接下来这六日，我们该怎么作。若不这样，迟早会出事。对于年迈、老练的弟兄，我不必说这警惕的话。但是三、四十岁的人，他们有了一点知识，也作了一点工，最是危险。说实在的，所有开头和倪弟兄同工的弟兄，只要能作一点工的，没有留下一个！我若不是蒙主怜悯看见这光，也不会和倪弟兄同工。我何不到北方去『作王』？一直保守我的，就是这个亮光。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往前，也不是说你们的度量不应该扩大。但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只有一道流。无论如何，只有一道流，不能有第二道流。一有第二道流就了了。

神的祝福是在这道流里。第二，我们必须在身体里与人配搭。但是我说的配搭，不是和特定的人配搭。假使今天一个人非常能干，他周围的那班人都是被他征服的，那个配搭不是配搭，反而是结党。照着身体的生理来说，那是个肿瘤。肿瘤不是细菌产生的，而是身体细胞不受控制的增生，甚至夺取了正常细胞的营养，后来发展成为恶性肿瘤，就是所谓的癌症。所以要一班与你同心的人一直围绕你，危险非常大，结果就是肿瘤。从前在烟台由我造就出来的几位弟兄，能为我作见证，我从来没有和他们发生朋友的感情，我身边也没有一班人。烟台召会是我一手造就出来的，后来我到青岛，并没有带一班烟台人前去；我到上海，也没有带一班人。靠主的怜悯，我能说曾在烟台受成全的弟兄，几乎都成为长老和执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烟台味道。在青岛没有一个烟台圈，在上海也没有。我从来不作这个东西。

同样，我在台湾作工，也从来没有小圈圈。我一切的行动都是和长老们交通。他们若稍微对我表达一点不愿意，我就不作。甚至还有几位作长老的，在我看根本就不够资格作长老，但因是弟兄们建议的，我都接受了。我们作工不是控制事情，不是把别人的意见一概打掉，自己一个人作主。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在史百克没有来之前，全台湾岛上众人真是一心一口，有主的祝福。求主宝血遮盖，这是我在主面前蒙怜悯，工作的带领产生的成果。当时召会是老老幼幼，不分阶层；事界的、医界的、商界的，各种人都往召会来。后来有些弟兄坚决带着青年人出去，另外开始一个聚会。他们坚决不要老年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召会蒙恩有一个秘诀，就是要包容；把人赶走是绝对不行的。

当然，从另一面说，有时候我们的确不能包容。在台北仁爱路的会所刚盖好时，第一次主日聚会马上坐满了五百人。我一看觉得不行，一上台就讲了一篇不包容的道。我说，『基督教好比中国餐馆，有山东馆、福建馆、上海馆，但我们这里甚么也没有，就是白面、白饭。我们不帮助人择偶，也不帮助人发财，也不帮助人娱乐，也不帮助人交谊。我们甚么都不帮助人。我们就是一班基督徒，单单纯纯来在一起聚会敬拜主。我知道大家刚从大陆到这里，都需要帮助。若是你来我们这里，存心寻求教育上的帮助，婚姻上的帮助，职业上的帮助，财物上的帮助，你就来错地方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卖白饭的馆子，买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你不要白费工夫。你若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样，请不要到这里来。』也许有人批评我那样作太过；岂不知若是我们包容那些假的进来，接下来五年绝不会从三、五百人翻到将近三万。那些人都会成为打岔。到了下一周，聚会前我就告诉服事者，要把记名单和铅笔准备好，准备记名。那个主日人数减了一半；一半不来了。然后我们把来的都记名。感谢主，那些记名的，虽不敢说百分之百没有一个漏掉，但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稳定在召会生活中，而且后来在召会中相当有功用。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包容。

工作如同开车。谁都知道开车有危险。若把车停放着，就无法往前；但要开车就有危险，开车若贪多走一点路程，就会出事情。因此神说，六日作工后要安息一日，不谈工作。作工六日后要停一日，在主面前重新来看，和主交通，到底怎么往前。这是基本原则。甚至长老、执事、同工之间的配搭，也当不时带到主面前看看。大家可能越过越有感情，也可能越过越有摩擦。同作长老，有时口亲口，鼻碰鼻，觉得非常亲密，但也可能觉得是摩擦。其实两个都不对。亲密就是蜜。但少了感情，有时又产生麻疯。两种都不对。所以需要加上盐。怎么能有盐调和？我们配搭一同作工，总得作工六日，有一日在神面前安息，让神察看；这样才不会有蜜，也不会有麻疯。

蒙保守在一道流里

我说的是我个人的见证，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友情的难处。爱我的人太多，也太近了。他们爱我真是爱到不能再多爱，但我却无动于衷。我现在很少请人来家里吃饭；我不这样作，也不能这样作。配搭中有时难免和弟兄会有摩擦，但我心里不会不愉快。当我经过六日工作，到主面前享受安息，那个摩擦就消灭掉了。这才是真正在身体里。我们一个人，怎么感觉也不准确。惟有在身体里，才能蒙保守，有保障。目的。不管你在那个阶段，也不管你能作多少，你走另一条路。我们很清楚，若是走另一条路，我们就完了。

你离开这条路，神不会祝福你。神的确有个属灵的原则，无论那里有人耕地，都会长出东西。不是说坏人的地方，就不会生长东西。你若是出去，也传福音，还是会有人得救，但是你不会在那条正统的路上，蒙神的祝福。今天我不相信那些离开这条路的人，他们里头有平安。但我们却是在主的祝福中，没有人能撼动摇。总归来说，我们一定要在异象中。一定要记得，只有一位神，一位主，一个工作，一条路，一个职事，一道流。

第五章 在身体里得供应，蒙保守

[上一篇](#) [回目錄](#)



在独一的职事里

神的祝福实在超过我们所想。我想在美国，这几十年来没有一个服事主的人遭迈攻击、反对象我这么多、这么厉害。然而我不为所动。我里头有平安，因为我知道这乃是主的路。人不是反对我，乃是反对主的路。有些人从我们中间出去，我不信他们有这平安。我也相信你们今天在这里，有时候可能受一点难为，但是你们深处也有平安。你们里头也许因难处感到困惑，可是最深处却有平安。

成长的背景

我出身于烟台的寒微之家。我孩提读书时，家中穷得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我的母亲用劳力作一点工，抚养我们这些孩子，家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当时女孩子读书是寥寥可数。外祖父是基督徒，让母亲读了一点书，她因而有一种新眼光。当时中国北方的规矩，是无论怎么穷，也不可以将祖产卖出去。但是后来我的姐姐得救了，她也受了教育，在南京读神事。她也有新的眼光，因此劝我的母亲说，『妈妈，弟弟有天赋。我们这里有一所最高的英文事府，你该把家产卖了，供弟弟读书去。』于是我母亲卖了祖产，用那笔钱让我们两兄弟从英文专科毕业。毕业前，我们两兄弟都信主得救了，毕业后工作，作事也干净，工作也赚钱。在这样的局面中，我们还兴起了召会。召会成立之后，因着服事，一年后我就辞去工作。当时我才二十八岁。主怜悯我，我得救以后，就没有失落，没有回到世界，没有失去主的保护。这不是靠我自己，实在是蒙主怜悯。在与倪弟兄见面之前，我有七年半之久在弟兄会聚会，得着许多看见主恢复的路而蒙保守帮助。弟兄会的解经是最高明的。虽然今天我对基督、生命之灵有了进一步的看见，但基础却是当时立下的。他们就像提后二章十五节所说，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这里的『分解』一辞，就像作木工，要切割得方正、有条有理，一点不弯、不斜、不曲。弟兄会的解经不像许多公会的牧师那样随意，的确正直有条理。

当我想到召会中三、四十岁的青年弟兄，我实在对他们有负担。我们这些年长的不久就会过去，青年人若没有一个基础的认识，那真是危险。可能到了一个时候，他们谁也不服谁，这是第一个危险。今天我们若没有把青年人带上轨道，等到我们不在世了，他们很可能就会分裂，如同亚历山大大帝一去，四个将军就分成四个国一样。那么甚么东西能保守我们不分呢？只有看见主恢复这条路。我必须作见证，保守我和倪弟兄不分的，不是个人的感情或其他任何事；保守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见主的恢复这条路。中国的名传道人我差不多都见过。我没有读过神事，更没有教过神事，我的年龄也比他们差几岁；我并不是骄傲，但这些名传道人没有叫我佩服。然而我碰着了倪弟兄，他不是弟兄会的，也仅仅比我大两岁，但他对圣经的每一个见地都高明。这叫我不得不佩服他。而且他的确认识那些弟兄会从来没有教导的，就是基督、那灵、生命和召会。我觉得这是主所要的，就和倪弟兄一直同行。

我说自己和倪弟兄同行，全中国的同工，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像我这样夸口，他们多多少少都和倪弟兄出过事。可能除我以外，再一个就是汪佩真姐妹。所以人说，一九四二年上海召会起了风波时，只有两个半人不受影响。两个人就是汪佩真和我，还有半个就是俞成华弟兄。之所以说他半个，是因为他不说倪弟兄的消极话，但也不积极。李渊如姐妹原先是与倪弟兄最同心，帮助他作文字的，连她到一九四二年都受了消极的影响。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没有危险。我们人是不可靠的。再过五年，可能你就变作主恢复的难处了。你觉得自己看见了异象，作工作得比别人好。你还觉得别人都作不到，但你作到了。这马上会变成灾祸。我并不是在这里随便说的。我是认真和你们交通，这个危险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在台北有许多三十几岁的弟兄等着被成全；若不好好成全，他们就荒废了。若是任凭他们自己长，将来成了脱缰野马，就会发生难处。

在身体里得供应，蒙保守

我不是要推荐自己，但我愿意敞开说真话。弟兄们若是离我近，随时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就会有一些身体的因素进到你们里面成为营养；那个营养就是属灵的基础和保障。正如我们物质的身体要有免疫力能抵抗细菌，就需要摄取营养。我接触倪弟兄多年，得着了許多营养，成了我的保障。但弟兄们若是离我远，得不着营养，我就替他们担心；这是肺腑之言。有的弟兄处在一个地位，封闭、孤立到一个地步，不仅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不帮助他，年长的弟兄们也无法帮助他；这是非常危险的。外面的限制是没有用的，必须接受内里的供应，成为里面的血轮和细胞，那才真正成为约束。这是我从倪弟兄得的帮助。人若缺了这样的供应和约束，实在是危险。

我知道有的弟兄爱主、殷勤、肯拚，愿意出代价为主摆上，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就在这个节骨眼最危险。就像一个人想开快车逞英雄，危险就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有时不但开车的人自己丧命，也撞毁房舍、害死别人。这种勇气大、瞻量大的作风，极其危险。我一点没有恐吓的意思。从我事奉主的经验来看，当我想到这样的弟兄时，我都捏一把冷汗。有的时候慢一点还是好。好比龟兔赛跑，乌龟慢慢的、稳稳的前进，反而取得胜利。我们作主的工也是这样。我说慢慢的、稳稳的，其实就是常在主面前停下来，有交通，有身体的配搭。在事奉主的事上，我们不敢随意起头。不要说起头，就是作任何一点事情都不敢随意，这样一定保障安全，不会出错；就是错了，不伤自己，不伤别人，同时也不伤事情。否则出事的机会太多了。我们总要记得，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还有许多弟兄。我们若和弟兄们多接触，无形中就有保障。但有的弟兄非常关闭，即使和他接触，给他帮助，他去作的时候，充其量只是用你的交通作参考，而下面作法都是他自己的。我和倪弟兄同工不是这样。第一，我是很彻底的向他敞开。第二，无论讲道、作事、说话、谈吐，连态度、姿势，我都尽力模仿他。我是特意、尽力的事他。有的弟兄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但当他得着帮助时，他仍尽力免去相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他现在还觉得自己需要别人帮助，有一天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了，他绝对会把别人摆在一边。这是真的。这很容易使你在这条路之外，再有其他的路。我在事奉主初期的时候，是绝对模仿倪弟兄。我讲倪弟兄的道，从头至尾不改一个字；我绝不要有甚么出于我自己的。所以，曾经有一位牧师想羞辱我，说，『你是跟着倪柝声事的，你是倪柝声的徒弟。』在他，这话是羞辱；在我，这却是光荣。我的确样样都事倪柝声；人以为这是我的羞辱，我却以为这是我的光荣。

使徒们的榜样 - 独一的职事

彼得是个渔夫，他所写的著作没办法与保罗相比，可是他却在他第二卷书信的末了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那无学识不坚固的人曲解，如曲解其余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毁坏。』（彼后三 15~16。）他好像是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写的格式、体裁、文字和保罗不同，我告诉你们，保罗弟兄也是写同样这些事。其中有些难解的地方，你们不要以为我讲的和他不同，就轻看并曲解他的信。彼得这段话是很重、很有意义的。今天基督徒写书不会写这样的话。大多都想表现自己，隐含别人写的不如自己写的好。彼得不是这样，他说保罗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隐含保罗写的比他写的深，他写的不如保罗。彼得的介绍证明他和保罗一点没有出事。可是不要忘记，彼得是长辈，保罗是晚辈。彼得在使徒们中间领头时，保罗还是个逼迫召会的年轻人。而后保罗也作了使徒。这个后起之辈，还曾经当面责备过彼得。（加二 11~14。）

这个当面受责备的人，末了能加上这么一段话，这才真正是活在灵中，才真正是破碎肉体了。如果没有破碎，谁能写出这段话？因着被破碎，他们中间才有了保障。我们看看保罗、约翰、彼得的职事，真是一个职事。他们讲的各有不同，却绝不是传讲不同的教训。他们话语不同，发表不同，却讲论相同的事。就着他们三个人的背景来说，他们不可能写出一样的内容，但是他们三种的发表却是发表一样的东西。这就是那独一的职事。不像今天的基督教，虽然号称接纳众职事，却是『选择性』的接纳。基督教里各有各的职事，各公会都有各公会的目的。

然而，保罗、彼得、约翰不是这样。他们实在是一个职事，就是那独一的职事。（徒一17。）这职事所传扬、供应的，就是三而一的神成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产生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家，而后成为基督的新妇，最终成为新耶路撒冷。这就是他们的职事。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真正在主的手中有用的人，都在这职事里头。我从年轻时就看清楚，倪析声弟兄是在这职事里面，所以我愿意跟他在一起；不然我自己就是一个宗派。盼望你们里头的光也是这样强。